

大连市文艺精品创作生产

鹤蜚◎著

“5511”工程

长篇小说入选作品

他時光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他 时 光

鹤

聿

◎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鹤蜚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时光 / 鹤蜚著. —大连: 大连出版社, 2015.11
(大连市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长篇小说入选作品)

ISBN 978-7-5505-0986-3

I. ①他… II. ①鹤…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4714号

TA SHIGUANG

他 时 光

出版人: 刘明辉
策划编辑: 刘明辉 李 岩 张 波
责任编辑: 张 波 魁宏达
书名题字: 徐 铎
封面绘图: 于江月
封面设计: 林 洋
版式设计: 张 波
责任校对: 檀 月
责任印制: 阎 骋

出版发行者: 大连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10号
邮编: 116011
电话: 0411-83620442 / 83621075
传真: 0411-83610391
网址: <http://www.dlmpm.com>
邮箱: dlszhangbo@163.com
印刷者: 大连图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17.5
字 数: 272千字
出版时间: 2015年1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5-0986-3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大连市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 项目委员会

主任 滕贞甫

副主任 何明洲 董福君 宋长利 刘明辉

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晓丽 王晓峰 宁明 师强

杨锦锋 李岩 李英姿 辛敏成

张祖立 郝岩 赵振江 津子围

耿玲 素素 徐铎

本书编委会

主任 李英姿

副主任 李岩

委员 张波 孙海东 李健国

序

滕贞甫

这5部长篇小说是年度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的成果。

2012年，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按照市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提出的建设东北地区文化领军城市和东北亚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强市的目标要求，组织实施了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即每年以5部长篇小说、5部影视剧(包括电影、电视剧、动漫剧、广播剧、纪录片)、1部舞台剧、1套文艺丛书为重点的文艺创作生产项目，旨在推动大连文艺的繁荣发展，加快文化强市建设步伐。

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是一项导向性工程。它立足本市，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中国精神为文艺创作的灵魂，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创作生产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相统一的文艺作品。“5511”工程是大连市委、市政府组织实施全市文艺精品创作生产，繁荣发展大连文艺的重要工作载体和平台。

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也是一项品牌建设工程。它汇

聚全市优质文艺创作生产资源，依托大连作家森林的“下午茶”“讲评会”“记忆写作”等多种多样的展览、展评、推介、评奖、研讨，尤其是各种规模和形式的文艺评论，不断深耕城市文学土壤，涵养创作生态，推介宣传有特色、有新意的文学作品，展示大连文艺创作生产成就，凝聚人才队伍，培育扶掖大连文艺出“名作、名人、名品”，推动大连文艺走出去，树立大连文艺新坐标。

入选年度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重点扶持项目的长篇小说，是大连本土作家创作、未经正式出版的原创优秀作品。“5511”工程评审委员会按照严格规范的评审程序，在向社会广泛征集作品的基础上，由专家库抽取人选组成专家评审组，对初评上来的作品，进行认真的审读、评点、论证、遴选，终经评审委员会批准编辑出版。这些入选作品题材不同、风格不同、创作视角不同，作者的身份、职业、经历甚至创作水平也不尽相同，相同的是，这些作品饱含着作家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民的关切，对生命的尊重，他们用作品着力书写人们寻梦的理想和追梦的奋斗，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和熟悉的身边日常故事，描绘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风骨。

值此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长篇小说入选作品出版之际，是为序。

（作者系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文联主席）

001	第一部	雪中罪
032	第二部	异乡客
056	第三部	恨槐花
076	第四部	阴阳错
103	第五部	碎光阴
138	第六部	醉计谋
158	第七部	花裙子
178	第八部	白瓷杯
199	第九部	远方信
225	第十部	舞蹁跹
241	第十一部	爱逝水

第一部 雪中罪

时光流逝了，我依然在。

——题记

那封信就压在陈锦绣的枕头底下，牛皮纸的信封，右下角印着藏一峰所在部队的番号，那一串普通的红色数字，在陈锦绣看来印刷得要多精美有多精美，要多醒目就有多醒目。那些普通的阿拉伯数字在陈锦绣眼里耀眼甚至发烫，那里曾经是陈锦绣心潮涌动心波荡漾春风沉醉的地方，更是满怀思念的地方。总之，所有那些不同寻常的信封，在陈锦绣那些平常得近乎干瘪的日子里，像一面面风中招展的旗帜，鲜艳无比，猎猎作响，光彩夺目。那是槐花街长大的陈锦绣最得意最炫目的招牌，是陈锦绣区别于像储宝珍那样的槐花街女孩子们的标志。

信来自北方一个遥远而偏僻的小镇，小镇上有陈锦绣最亲密的恋人藏一峰，如果不是这封信的到来，陈锦绣一直相信藏一峰深爱着自己。她曾经无数次地想象，用不了多久，槐花街的人就会看到，在陈锦绣家的房门上有人给钉上了“光荣军属”的牌子，牌子是红底金字，十分醒目。那是让人心生敬慕的牌子，谁家有人当兵了，谁家的门楣上就会钉上这样一块牌子，谁家就会在别人眼里有着不一样的身份，这块牌子像一道风景，总会让人生出无限的想象。如果陈锦绣和藏一峰结婚了，陈锦绣家的房门上也会有这样一块

牌子，她家的小院里到时一定会被这块炫目的红色牌子映照得熠熠生辉。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自从陈锦绣接到那封信后，陈锦绣便开始痛恨“回忆”这个词，但又是这封特殊的来信，让陈锦绣多次不由自主地陷入回忆的怪圈之中，她不能自己地反复回忆起她和藏一峰过去的一些事情。也许藏一峰不会想到，那些曾经甜蜜的回忆如今让陈锦绣多么的伤心和绝望：多少次，邮差把自行车铃声摇得震耳，那响声抵达的时候一定是陈锦绣最心花怒放的时候，陈锦绣常常会在槐花街女人们无处不在的目光聚焦下，打开院门，从一脸喜气的邮差手里接过信，像接过一面旗帜，那旗帜高高飘扬，那旗帜像从战场上凯旋一般，让人仰视和敬慕。槐花街的女人都会远远看着，眼里都是羡慕的目光。可是，这次的来信却与以往有些不同，陈锦绣一眼就从信封上看出端倪，信封的右上角贴着小白兔的生肖邮票，这个活蹦乱跳的小兔一下子跳进陈锦绣的心里，把她的心挤得东一下西一下乱跳。以往藏一峰的信都是盖上三角形免费的邮戳，那是军人免费寄信的邮戳，是作为军人特殊身份的一种标志，陈锦绣喜欢这样看似简单却含义无限的邮戳。陈锦绣跟藏一峰说过，她不喜欢他用邮票，贴着邮票的信封等同于普通来信，陈锦绣喜欢光秃秃的信封，只要能盖上三角形的军人专用邮戳就行。藏一峰仿佛也特别懂得陈锦绣的心思。他给陈锦绣的信从来不贴邮票，全都是盖上部队免费的三角形邮戳。不过，虽然从不用邮票，但陈锦绣知道藏一峰是邮迷，他通过各种渠道购买和收集邮票。但是，这一次，从来不用邮票的藏一峰却贴上了邮票。这是一枚新发行不久的邮票，是陈锦绣寄给藏一峰的，整整一百枚，八十块钱，花掉陈锦绣两个多月的工资，邮票上的生肖兔子设计是一幅剪纸图，剪纸上的小兔子屁股上被涂了五彩，看上去小白兔白得不那么纯粹，甚至有些色彩斑斓，不过却平添了些许活泼灵动。小兔子身子浑圆，半蹲在那里，随时要一跃而起的樣子。陈锦绣总想忘记这个小兔子，但是无论如何也按捺不住，这只小兔子就像长了腿一样，一次次跳到陈锦绣的跟前，想赶也赶不跑。邮票是陈锦绣托曾经租住在黑石礁旅社的邮电局进修的学员买的，是送给藏一峰收藏的。陈锦绣给藏一峰寄邮票的同时，还附了一封信，告诉藏一峰，今年过年的时候要到部队去看望他，陈锦绣说要陪他一起在小镇上过年。没

有多久，陈锦绣就收到了藏一峰这封贴着小兔邮票的回信。这时候临近过年，年的气息在四处蔓延，陈锦绣的心情也在年味里飘动，这时，蹲在牛皮纸上的小白兔兴高采烈地就蹦到了陈锦绣的眼前。陈锦绣突然有种隐隐的不安，因为这封信与藏一峰以往写给她的厚厚沉沉的信不同，这封信羽毛般轻盈，轻得甚至像蚊子一样没有重量，陈锦绣并没有想到，这封信会带给她怎样沉重的震惊。

陈锦绣翻了个身，床板发出一阵慌张而粗俗的咯吱声，没有了人的欢畅，床板的呻吟便格外的难听，枕头下的牛皮纸信封也在陈锦绣的翻身扭动中，发出细小而琐碎的声响，小到几乎听不到，但在陈锦绣感觉却是有如苍蝇般难听的嗡嗡声，刺耳无比。陈锦绣闭上眼睛，生硬地把黑暗与自己隔绝开来。

信的内容不长，陈锦绣仿佛已经读过百遍千遍，牢记于心：

亲爱的小琴，今年过年，部队要到外地执行训练任务。最近部队的训练任务太重，工作太忙，等过完年我再回去看你和孩子。东马屯的冬天一定很冷吧，你要保重。吻你。藏一峰匆匆。

这封信是藏一峰寄给远在老家的妻子的，但是他却在信封上写了陈锦绣的地址，也许是下意识的行为，也许是装错了信封，不会有什么其他的解释。但是这封信还是惊到了陈锦绣。陈锦绣的眼前浮现出藏一峰小而黑亮的眼睛，一直以来，陈锦绣都认为，凡是小的东西都会给人一种难解的让人迷恋的魅惑，更何况又是眼睛这种会说话的器官。如果那双眼睛又恰恰长在一张面容英俊表情冷峻的脸上，就更加让人痴迷。藏一峰的眼睛曾经多么让陈锦绣迷恋啊，还有他的臂膀，结实而有力，甚至让人窒息，每次见面，他们都要千百次地激情拥抱，每次陈锦绣被那结实的臂膀抱紧的时候，仿佛脚下是悬空的深山峡谷，不抓紧就会跌落万劫不复的深渊；每次拥抱，他们都是一副生死不舍的样子，藏一峰的臂膀温暖着陈锦绣所有爱的日子。如果说藏一峰的臂膀还拥抱过别的女人，陈锦绣说什么也不会相信。陈锦绣一向相信自己的直觉，但是藏一峰的臂弯里真的就搂过另一个女人，还有一个陈锦绣想不到的另外一个世界里的故事，而这一切，陈锦绣竟是浑然不觉，竟没有发现一丝的痕迹，

像涨满潮的大海，被子一样遮住了所有的暗礁，看不到丝毫的影子。

这封信无疑带给了陈锦绣一些糟糕的信息，她从信里看到了自己隐隐担忧的东西，像埋在土里的种子，终于在阳光的照射下吐出嫩绿的小芽，陈锦绣有一种突然遭受地震而劫后重生的感觉，害怕回想甚于害怕余震。她多少次梦见自己和藏一峰在沙滩上一起缠绵的情景：他们在沙滩上睡着了，海浪已经漫过了他们的身体和头发，他们甚至已经随波逐流，但他们浑然不觉，漂到离海岸很远很远了依然地浑然不觉。

陈锦绣终于确认了自己无法相信的事实。藏一峰，这个与自己交往了五年的男人，一个声称爱慕自己才华的男人，一个几乎天天都给他写情信的男人，年轻而英俊的军官，竟然已经与另一个女人结婚生子，而陈锦绣却正在与这个自己倾心不已的男人谈着轰轰烈烈的恋爱。这怎么可能呢？陈锦绣不禁悲从中来，她不敢面对这样的现实，她试图让自己的目光和思想都躲在黑暗里，像躲在角落里的旧鞋子，仿佛那鞋子已经褪了色走了形脱了皮难看不已，再也不想当众示人。她努力压制自己不去想这件事，有一段时间她欺骗自己她已经死去了，了无声息地死在黑石礁槐花街的老房子里，死在他们第一次做爱的那张床上。可是，陈锦绣并没有死，而且她的大脑异常清醒清晰，更糟糕的是，她的记忆力超强。让陈锦绣烦恼不已的是，她心里想的和她大脑里想的不一致，一个想死，一个想活，一个想恨，一个依然在爱，一个属于自己，一个却属于另一个人，它们合伙与她作对，并不听从她的意志，一个声音命令她不去想藏一峰，另一个声音却不时地提醒她想起藏一峰。她的眼前不时地浮现出藏一峰那细小而黑亮的眼睛，那双眼睛冷峻，坚定，他的面孔棱角分明，像黑石礁海边不远处的一块黑灰色的人形礁石，他的牙齿白而整齐，臂膀宽而结实，还有最重要的一样，就是他那身军装，肩头上醒目的杠杠和星星，这些都不时地跳出来，在陈锦绣的眼前一遍一遍电影一样地放映。曾经，那些杠杠和星星犹如彩虹般绚丽，如今又像鲜血般刺目。一直以来，骄傲的陈锦绣都把这些杠杠星星当成是自己对爱的一次成功擒拿，这种擒拿增加了陈锦绣的底气，也使陈锦绣自认已经彻底地剥离于槐花街那些俗不可耐的姑娘们。

槐花街的人会怎么看，槐花街的姑娘们会怎么看？陈锦绣的脑海里不时会跳出这样的念头。槐花街的姑娘们会说：你再好，你也是槐花街的姑娘。曾经因为有了那些杠杠星星，陈锦绣的期待和别人有了不一样的含量和质感，她再也不会像槐花街上那些姑娘们，把嫁一个开车的司机或者厨师当成人生的最好归宿，在陈锦绣看来，那样的人生几乎不算是什么人生。她不会像储宝珍和她的妈妈那样，冬天里只盼着刮大风退大潮好去海边捡海参鲍鱼大蛤刺锅子（海胆）之类的东西，然后娘儿俩一起把成筐的海鲜拖到黑石礁广场上大声地叫卖。如果哪一个冬天不见那样退大潮的日子，她们便会很不开心，而且她们仍然要等，每一次的等待会集聚她们的热情，也会延续她们的满足。陈锦绣从来不屑于那样的幸福，那单纯而没有质量的幸福，完全是小家子气，她甚至觉得那些赶海带来的满足和短暂的富足感，已经扼杀了储宝珍们的未来。是的，储宝珍和那些槐花街的姑娘们，她们没有未来，她们也没有资格去谈未来，或者她们从来就不去想未来。陈锦绣也赶海，但陈锦绣赶海都是被动的，她从不主动去赶海，她怕冻裂了手，更怕海风吹裂了她的脸庞，那是多么需要倍加爱护的脸庞啊！她总是把赶海的时间用在读书上或者在镜子前。陈锦绣看不起储宝珍的妈妈，每次在黑石礁广场卖海鲜时，一有空闲她就会反复数着那些一张张小卷的毛票子，那些毛票子对陈锦绣没有构成任何吸引力。就是说，陈锦绣总是把自己和槐花街的姑娘们划分开来，陈锦绣认为，槐花街姑娘们的未来就像在陆地上等一条船一样是没有希望的。陈锦绣与她们多么的不同啊，陈锦绣喜欢的人交往的人都是那么与众不同，陈锦绣有目标，有目标的人才有希望。陈锦绣很小时就下决心了，要找一个和舅舅一样的军官，找一个像爸爸爱妈妈一样爱自己的军人。真是心想事成，锦绣遇到了藏一峰，多少次，陈锦绣挽着藏一峰的胳膊走在槐花街上时，那些羡慕的目光追随着她的背影，哪怕是严冬她也被那些目光烘烤得热热的。或许是那目光太过热烈，燃烧了，融化了，烟尘一样飞散了。

陈锦绣想起妈妈的话，妈妈说得多好，要想让一个人死掉，就让他失恋。

是啊，失恋是世界上最伤人的事。如果可以长生，即使苦难的心愿也无法实现，只能怀着痛苦和煎熬以及回忆活着，这样的人生没有意义。陈锦绣

多次想到了死。陈锦绣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吊着一台电扇，呆头呆脑的样子，那是这栋日式洋房里的老物件，如花瓣般的电扇叶轻轻地不动声色不露痕迹转动着，像是告诉陈锦绣还有空气在动，微小的动。如果不是仰面躺着看到，陈锦绣是感觉不到任何时间的痕迹的。吊扇像一只折了翅膀的鸽子，再也无力起飞，一下又一下轻轻地扇动着，若有若无地动着，垂死般地动着，吊扇上落下的灰尘被阳光无情地照射出来，可以看到在光线下轻轻飞舞的灰尘，慢慢地在空中飘舞，似乎一切都不存在，甚至可以视而不见，但那些灰尘虽然漫不经心却又大雨如注般地倾泻而下，劈头盖脸地冲向陈锦绣。陈锦绣的视线一点点变得模糊，她想爬起来，扯掉这吊在空中的该死的不合时宜的家伙，可是她没有力气，也够不着，就像她没有力气赶走藏一峰的影子一样，就像她再也够不着他的心一样。陈锦绣恨恨地骂自己，不是已经不再想他了吗？可是用不了多久，陈锦绣不由自主地又开始想他了，想一会儿又后悔了，又重新命令自己把脑袋清空，清空藏一峰的一切信息，可是过不了多久，眼前又会浮现出藏一峰的样子。陈锦绣反复地失信于自己，有时候就是这样，人的所思所想并不能服从人的意志。陈锦绣感觉有一个魔鬼在她的大脑里驻足，左右着她，撕扯着她。陈锦绣觉得自己一点儿也不坚强，像将士喝过太过招摇的壮行酒却打了败仗一样，没有凯旋的雄壮，甚至羞于声张，不敢诉说也无处诉说。陈锦绣就那样躺着，窗外的月亮默不作声地来了，又悄无声息地去了，像陈锦绣心里的那个魔鬼一般，赶不走，丢不掉。陈锦绣一开始是想饿死自己，连同心中不肯离去的魔鬼。后来，陈锦绣又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服安眠药。这或许是体面的死法，面孔安详，没有狰狞的嘴脸，不见撕裂般的挣扎，甚至会进入梦境之中，面带微笑也不好说。可是，这样的死法又有什么意思，悄无声息地死去，甚至感觉不到她曾经有痛苦，这样的死没有意义。她的枕头边上的一瓶安眠药的盖子打开着，但后来又让她盖上了，不过后来她又打开了，但又盖上。瓶子已经打开盖上无数遍了，时间一点点凝固了，陈锦绣感觉自己仿佛已经死过百回千回，但是陈锦绣知道自己没死，不仅人没死，心也没死，心不死，痛就不会自己跑掉，那种痛就会像骨头连着肉一样撕扯不净。

二

有一段时间，陈锦绣竟然觉得没有藏一峰的日子就没法活，但是她没有死。没有死不是锦绣不想死而是她要去完成一个心愿以后再死去。没有死的陈锦绣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是要杀掉藏一峰，她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本来她想死掉算了，不过，一个人孤独地死去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后来，她想还是除掉藏一峰后再死会更好一些，不然自己一个人到了那边，如果还能遇到爸爸的话，看到自己连一个做伴的人都没有，他会心疼女儿，毕竟他的女儿是多么的优秀啊。陈锦绣也不想让自己离开而留下藏一峰一个人活着，这样做毫无意义。陈锦绣想着要找一种好的办法除掉藏一峰。想得多了办法也就多了，陈锦绣就无数次地想象着杀掉藏一峰的办法，她的眼前不时浮现藏一峰各种各样暴毙身亡的样子：他的小眼睛惊恐地瞪着，嘴死死地抿着，两只手捂着肚子，全身缩成一团，看不到宽厚的肩膀和有利的臂弯，有时在地上打着滚，有时又疼得四处撞墙，反正藏一峰每一种死的样子都是一副不得好死的样子。

那段时间，陈锦绣需要经常使劲地晃头，又使劲地闭眼睛，才能把藏一峰死亡的画面从头脑里驱逐出去。陈锦绣知道，只要是自己已经开始有了的念头，也就是说自己想象到的事或是在自己眼前出现的影像，都会变成现实，这一点绝对错不了，想躲都躲不掉。这让陈锦绣不禁想起了爸爸。陈锦绣躺在床上，不知怎么又突然想起了爸爸。她清楚地记起爸爸失踪时的情景，那些天，天天下大雪，从半夜下到半夜，再从半夜下到半夜，大雪不停地下了整整十天，那场大雪是这座城市有史料记载以来最大的一场大雪，那场大雪封闭了整座城市，汽车停运，码头挤满了大船，海面上也是雪白的一片，仿佛雪把大海覆盖了一般，四处听不到任何声音，天地死一般的静寂，只有大雪在悄无声息地下，一个劲儿地下，不停地下，没完没了地下。一开始人们不知道这雪会下这么大，会下这么久，会下这么狠，直到大雪封了门，直到

大雪封了天地的路。大雪不动声色地把槐花街一间间房子都埋了下去，大家躲在自己的家里，互相不通音讯，想象不到即将到来的灾难。几天后，槐花街上一些破旧的老房子开始一间间地坍塌下去，每一次坍塌都是一阵巨响和混乱的尖叫，不远处水产学院的大喇叭早没了声息，许多人家屋子里的煤球煤饼等等都烧光了，电断了，雪地上到处都是鸟儿跌落时砸下的小洞洞，深深的小洞，像退潮时礁石沙砾间蚬子呼吸透气的小孔，后山里的小动物都冻死在雪地里，除了陈锦绣家门前不远处的大海灰着眼睛，四处都是白色的世界。陈锦绣的爸爸到外地出差被困在了烟台，那几天陈锦绣不停地提醒妈妈，说大雪会下个没完没了，要是不把房顶上的雪扫干净大家就会没命。

陈锦绣的话并没有使妈妈多想，于是陈锦绣就去找宝珍，宝珍最听锦绣的话了，宝珍像一个假小子，一遍又一遍地登上梯子爬到屋顶扫雪。有一天，雪下得特别大，宝珍怎么扫也扫不完，冻得用手捂着耳朵，不时地扫着，这时她看到一个奇怪的东西掉在屋顶上，她捡起顺手丢到院子里，这时她发觉脑袋上少了什么东西，她伸手捂住冻得有些麻木的耳朵，突然发觉右手空空的，她吓了一跳，猛然想起丢到院子里的东西正是自己冻掉的耳朵，她大叫着跳到院子里的雪地里，但是她没有找到自己的耳朵，不知是让饥肠辘辘的狗给偷吃了还是被风吹走了，反正宝珍的右耳朵不见了踪迹，直到雪化了也没有找到。

等院子里的雪堆得比房子都高时，雪终于停了。那是下雪后的第十天，正好是11月24日，陈锦绣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日子，那天，风停了，大雪也停了，陈锦绣和储宝珍一起沿着只能通过一个人的院子里的小道走出家门，院子外面的世界是封闭的，大家在雪里封闭了好多天。槐花街的雪下得最大，大雪后成了人们参观的地方了，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槐花街的雪会下得那么大，超过了任何一个地方。平常日子如果下雪，陈锦绣最高兴了，陈锦绣最喜欢下大雪了，下了大雪，陈锦绣就会和爸爸一起堆雪人，把雪人打扮成白雪公主的样子。陈锦绣站在天井似的小过道里，朝着天上眯着眼睛笑了，她突然大声地喊着爸爸爸爸，小道边的雪一下子被震塌了，把陈锦绣埋在了雪堆里，陈锦绣甚至都没有听到妈妈的尖叫声就昏了过去。

陈锦绣感觉自己就在雪白耀眼的阳光下睡着了，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做了一个梦，那是一个可怕的梦，做得好长好长，她梦见自己飞了起来，明明看到自己飞到了海上，海上有一条船，船上的人都站在甲板上，向陈锦绣挥动着手臂，船上还有一个彪形大汉在烧东西，大火在船上熊熊燃烧。陈锦绣奇怪自己怎么会知道那是求救的火焰，但是飞在天上的陈锦绣只能看到那些火焰一点点熄灭了而无能为力，后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大船在海里一点点地沉没了。

陈锦绣在雪堆里被挖出来后，并没有让自己马上醒，而是昏睡了一天一夜。陈锦绣在梦里又去了一次大海，去看那条大船沉没的地方，她看到一双熟悉的眼睛在海面上注视着她，那是一个男人的眼睛，她奇怪那双眼睛并没有悲伤，也没有向她求救。那个男人注视了她好久，然后转过身去，背着离岸的方向，消失在大海深处，那手臂长而细，在海面上，像海鸥扇动翅膀一样，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地游向远处……陈锦绣竟然被那样的影像迷惑了，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她终于看不到那海鸥的翅膀，看不到那挥动的臂膀，那双眼睛最后也消失不见了。这时，陈锦绣觉得再也无法隐瞒下去了，她终于在半夜里让自己醒了。她醒来时，正如自己所料，她正躺在热腾腾的炕头上，眼前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焦急不安的面孔，她不用问，也知道那里面没有爸爸的面孔。那时候陈锦绣的妈妈还不知道爸爸已经登上了回家的船，早已经在大海之中航行了好久。陈锦绣听到妈妈说，幸亏你醒了，不然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爸爸交代啊，你爸爸是多么疼你啊锦绣！四处都是一些附和声，陈锦绣突然觉得妈妈好可怜，陈锦绣觉得没有理由隐瞒事实，于是陈锦绣盯着妈妈的眼睛，直盯到妈妈害怕起来，她说妈妈你要答应我不要哭，你要答应我知道爸爸不见了也不要哭，答应我不再等他了因为他头也不回地游走了，他在大海里游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再也不会回来了。陈锦绣说爸爸的船触礁沉没了，爸爸不会回来了，他在大海里游走了，自由自在的样子，要多自由就有多自由，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陈锦绣看到妈妈惊恐的目光，她仿佛不相信锦绣的话，是啊，这丫头八成是被雪压坏了脑子，不然怎么会说些乱七八糟的话呢。锦绣再一次告诉妈

妈，说爸爸的船沉了，沉没了，船上的人都淹死了，你再也不会看到爸爸了，爸爸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到了另一个地方，一个他向往已久的地方。

炸雷般的轰鸣在锦绣的脑袋里炸响，锦绣感觉脑袋瓜子疼痛无比，山崩地裂的感觉，锦绣妈妈一巴掌掴在了陈锦绣的脸上。接着她又听到一声尖叫冲破耳膜，好像天花板瞬间塌陷下来，锦绣眼前一黑，她听到妈妈声嘶力竭地哭号，紧接着她喘息未定，一只大手一下子捂住了她的嘴巴。锦绣听到了有人说，这孩子被雪砸糊涂了。虽然锦绣的嘴被捂上了但陈锦绣的大脑和眼睛没被捂住，她的眼前晃动着爸爸的身影，他正拼尽力气向远处游去，大海深处有一条亮着灯光的船，他在11月的寒冬里，一个人，劈波斩浪，执拗地自由自在地向大海深处游去，直到大海上不再有一丝的波纹。

多年以后，陈锦绣还记得那个梦，她那个梦清晰得让她觉得不可思议，她当时还爬起来，在小纸条上写上“1974年11月24日，爸爸跳进了大海”。她把纸条放到了毛线织的铅笔盒垫下面，她想等自己清醒的时候再拿出来，如果那时纸条还在，就一定不是梦。只是，她搞不清楚，在那片爸爸游走的海域里是不是有鲨鱼出现，因为那天，海面上难得的平静。

她被妈妈打醒后，半夜里曾经偷偷地爬起来找铅笔盒垫下的纸条，那纸条还在，她吓坏了，难道是真的，爸爸真的游走了吗？自那次被大雪压倒以后，陈锦绣身上就开始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陈锦绣突然地有了超乎常人的灵感。有一次，邻居的老贾太太病了好久，眼看着支撑不住了，家人已经开始准备后事，槐花街上甚至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们。这时放学回来的陈锦绣走过贾老太太家门口，她伸长了脖子看着放在院子门板上的贾老太太，锦绣招了招手，把曾经跟妈妈一起去乡下算过命的贾老太太的女儿叫到了跟前，锦绣说，这老太太不打紧的，死不了，你要是把她埋了，明天早晨她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家里人惊恐万状地把老太太抬回到屋里，第二天早晨，家里人在睡梦中听到了贾老太太的咳嗽声，贾老太太重新活过来以后又活了十好几年，那以后，陈锦绣在槐花街名声大震。有一天，她试着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在书上找了几道题认真地看了起来，那些题锦绣根本不懂，但是她用一个晚上认真地看了几遍，她想只要自己看过的内容一定会考。陈锦绣把书上的考题画了下来